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江心洲上的春天

向迅◎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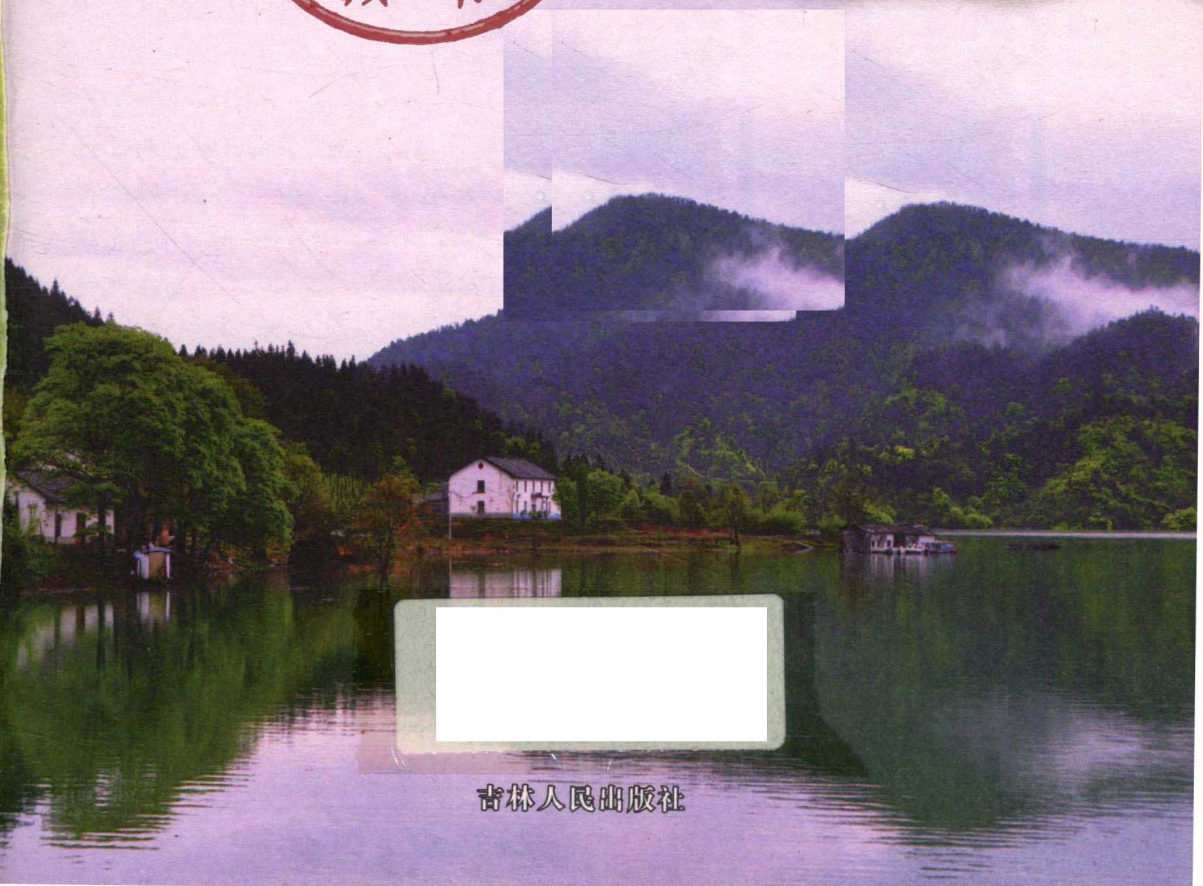
0022681

跟着本书游天下
GenZheBenShuYouTian Xia

江心洲上的春天

向迅◎著

来呀，跟我一起出发吧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江心洲上的春天 / 向迅著. —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12

(跟着本书游天下)

ISBN 978-7-206-10183-0

I. ①江… II. ①向…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301092号

江心洲上的春天

著 者: 向 迅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责任编辑: 陆 雨 韩春娇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北京威远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0

字 数: 180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10183-0

版 次: 2014年4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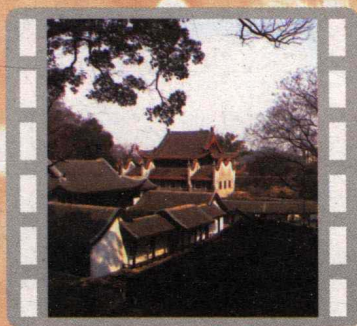
印 次: 201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26.8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江心洲上的春天 Contents 目录



鹿原陂	001
岳麓山居图	009
蓝颜色的山水	014
深山书简	019
第三个地方	023
最早的中国	043
如坐画图	047
天下水	052

我的瓦尔登湖	066
寂静美	070
太平岭下的日子	073
江心洲上的春天	085
寻隐记	088
草原札记	095
神在那里	102
地平线以下的春天	110



高原上的琵琶声	115
石头记	118
临窗小景	143



▲ 炎帝陵 向迅 摄

鹿原陂

如果你不曾踏足这块土地，这绝对是个陌生的地名。即使你走马观花般地走过一趟，也不一定知道这个地方就叫鹿原陂。

这个名字，确乎给人无限遐想。这里是传说中的白鹿出没之地，曾经诞生过凄美的神话。你极有可能由此及彼，联想到陈忠实先生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事实上，我在查找相关资料时，也有人称此地为白鹿原。只是，在涿水河畔的一块摩崖石刻上，铁板钉钉地刻着这块大地的芳名：鹿原陂。这字，出自清代道光年间鄯县知县沈道宽之手。

你也许会好奇地问：这鹿原陂，究竟是什么来头？

连鹿原镇的小孩子都会反问你：难道你连炎帝陵都不知道吗？

鹿原陂，正是炎帝陵所在地。



倘若没有这次挂职的机会，没有这次故地重游，我断然不会了解这么多。尽管早在五六年前，我刚来到湖南时，便在地图上找到了炎帝陵；尽管去年岁尾，我还冒着毛毛细雨千里迢迢地前来拜祭过炎帝。当我知道自己被分到炎陵挂职时，便迫不及待地查阅了一下该县的资料。两个镇子让我眼前一亮：鹿原镇和沔渡镇。鹿原镇上有炎帝陵；而沔渡，有丰富的客家文化，可见客家围屋，可听客家山歌。我是以作家身份来挂职的，这两个文化资源丰富的小镇最对我的口味。然而，事与愿违，我最终被分到了龙溪乡。

值得欣慰的是，龙溪离鹿原近得很，我便谋划着找个时间再去炎帝陵看看。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一天上午，挂友马俊达忽然打来电话，告知我下午去县城会合，明早去炎帝陵。

我很痛快地答应了。

在县城住了一宿，吃过早餐后，县委宣传部的同志与我们接上头，直奔鹿原镇。

鹿原镇是炎陵所辖乡镇里地势较为平坦的一个镇子。从龙溪来到鹿原，有一种从大山进入平原的感觉。车越往前行驶，视野越开阔。路边的丘陵越来越矮，景色越来越迷人。即将泛黄的稻谷一望无际，山脚的人家青瓦白墙，坝子两边绵延的罗霄山脉层次分明。这一幅画图，很容易让人想起《桃花源记》中的句子：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纵横，鸡犬相闻……

很快就到鹿原镇了，神农大道上古木参天，店铺林立。我们都羡慕地感叹，



▲午门 向迅 摄

在此挂职的挂友真是好福气。

驶出鹿原镇，不远处的青山脚下出现了一块隆起的“翠微高原”，不用宣传部的同志介绍，我们都知道那就是鹿原陂了。隔着车窗，眺望鹿原陂，炎帝陵的斗拱飞檐已豁然入目……天地间隐隐有了一种无以言状的庄严，有了一种宏博辽远的气象。

虽是故地重游，然而“抬望眼”，仍是“壮怀激烈”。在此鹿原陂，望不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望不尽层峦叠嶂的山河，却望得见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活在传说里的人；望得见飞渡的流云，汤汤的沔水。

在气势宏伟的阙门前，我们被一群销售香火的妇女缠住。我们本是打算参观一下炎帝陵的，却不忍拒绝那份热情，每人买了三炷香。有当地人说，在炎帝陵求愿很灵呢。我们并非为求愿而来，但拜祭拜祭老祖宗倒是应该的。

我在此毫不掩饰自己的民族身份。作为巴人后裔，我清楚我们土家族有自己的老祖宗，有独属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神话和传说。在清江流域，我们管曾祖父曾祖母叫祖祖。我想，在漫长的一段岁月里，我们向家都保持着纯正的土家族血统。但事情不会是绝对的，总会发生变化。

我的母亲是汉族，所以我的身上一半是土家血统，一半是汉族血统。

谁能否认我是炎黄子孙？

我以前在《谁还能衣锦还乡》里说道：时人因为种种社会乱象，慨叹这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我一度也这么认为，某天忽然发现我们国人其实是有共同的信仰的。这信仰，便是对祖宗的信仰。我们对于祖宗的信仰不亚于对任何一种宗教的信仰。甚至可以绝对地说，我们可以没有宗教，但不能没有祖宗。



倘若说宗教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话，祖宗说则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诸如上帝、真主等都来源于人类的想象，而祖宗是确确实实在大地上生活过的。

国人乐于寻根溯源，总想找到一个河流的源头，找到一个家族的起点。在认祖归宗这件事情上，我们往往有着不遗余力的热情，并将之上升为一种天然的使命。以祖宗为参照，我们可以看见自己的前世今生，可以看见一个民族的来龙去脉。

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将之弄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回答“从哪来，到哪去”这个哲学问题，并在生活中获得更强的方向感，而不会在十字路口感到迷惘。

神农大殿是高耸于我们视野中的一座庙宇，一座宫殿。

远远地望去，不平之气在胸中暗雷般激荡不已。

当你从阙门沿着石阶一步步走向炎帝广场，当巍巍然若高山的神农殿一寸一寸出现于你的视野里时，你怎能阻止热血的沸腾，怎能掩饰身体的激动，怎能对此无动于衷？

这种宏伟的气势，是天的气势，高远，深邃；是地的气势，博大，辽阔。

谁走在这条大道上，谁都是一个虔诚的信徒。

每一个脚印，无不打着朝圣的烙印。

我们与炎帝之间，本该横亘着一道时间的鸿沟，但这条大道无端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这种感觉，是相当奇特的。就像你找寻了无数遍的一件仅在梦中出现的珍宝，这会儿忽然出落于你的眼前了。

圣火台上视野开阔，周遭景色皆入眼帘。

眼下早已不是“草色入帘青”的春月，草木已深及肺腑，秋色初见端倪。鹿原镇的人烟，像是被谁放牧的羊群，静静地啃食着漫漶于山野间的薄薄水

烟。鹿原陂上柏翠松绿，香火味缭绕其间而久久不散。

闭上眼睛，你可以恣意想象那个神话与生活并行不悖的时代。或许还可以背诵曹孟德的诗：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泽披后世的祖宗，是一座有容乃大的沧海。

我们现在谈起炎帝，与他同时代的黄帝、蚩尤，以及稍后的尧舜禹，更像是在谈论神话与传说。关于他们的生平记录，确切可考的文献资料多是语焉不详。我们只能大致推测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在这样的時候，我們倍覺文字的可貴，歷史的可敬。

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一段漫長的沒有記錄的歷史。正是歷史的空白性，神話和傳說才得以誕生，也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而神話和傳說，有着瑰麗的浪漫色彩，把人的想象力發揮到極致。現代人為什麼寫不出創世神話和史詩了？就因為我們的想象力受到了摧殘和戕害。

具有恒久性的神话和传说，使得我们永远生活在祖宗的庇护下。遥望之处，总是沐浴着先人的光辉。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踏上了炎帝广场，神农大殿里的炎帝已隐约可见。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焚香，祈愿。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你可以不跪神灵，但没有理由不跪祖宗。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也并非要求一世功名，仅仅为了表达那一份对于祖宗的信仰。

长期以来，关于炎帝的争论颇多，其中有两个比较关键的问题：炎帝与神农氏是否是同一个人；炎帝神农氏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对神农部落若干代首领的统称？学者们对此各执一词，尚无定论。

弄清楚祖宗究竟何许人也固然重要，因这关乎到我们所拜者究竟为何人这等严肃的命题，不然，我们就是稀里糊涂地乱磕头了；但是，炎帝神农氏是口口相传下来的祖先，即使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有所发挥和丰满，大致是错不了的。就如我们每个家族在修族谱时，基本上都是持着非常严谨的态度。

这让我想起，每年除夕夜，我们向家后生都会相约去拜祭祖祖。虽然我们这些后生从来没有见过祖祖，不知道他们的相貌几何，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对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激和崇拜。我们在坟前给他们打躬作揖，祈求他们保佑家人平安吉祥。

在我们眼里，远逝的祖祖，已化作了一方神灵。



▲ 炎帝陵 李福建 摄

祭拜祖祖，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仪式。

出得神农大殿往右，在树林里就远远地望见了古木掩映的炎帝陵。正午时分的午门，秋阳高照，人影自见，别有一番肃穆。

依稀记得去年岁末我冒雨在行礼亭向炎帝行礼的情形。雨不是很大，游客也不是很多，整个陵园显得特别清静。我拍下了几个人行礼时的背影。我注意到，每一个人在高举香烛向着正殿躬身作揖的瞬间，他们的表情无一不是庄重的，虔诚的，不容侵犯的。他们的眼神，有着雨滴一样的清澈。他们的心，大概也像那雨天一样干净吧。

那是我第一次来炎帝陵谒祖，感觉特别神圣。

这一次虽是故地重游，出入均轻车熟路，但神圣感不减去年。

正殿的后方，便是墓碑亭，墓碑亭前，便是炎帝墓。墓碑亭虽小，却上及宇宙，下及大地。更适合一个人前来祭拜。独立斯亭，面对祖宗墓冢，自当是有万千感慨。墓冢上草色碧青，树木已蔚然成林。圆形的墓冢，像一个古老的预言。你可能不敢相信：这就是一个民族的源头？这就是一部史诗的开卷？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墓碑亭顶的苍穹，比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的，都要蓝，都要高，都要远，都要美；亭后的松涛声，比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听到的，都要悠扬，都要悦耳，都要美妙。

于松涛声中，我想到了刘勰在《文心雕龙》里阐述“神思”的一段话：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吟咏

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

墓碑亭，正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神与物游之地。

很多人在此行过礼后，便打道回府了，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因沿着墓冢旁边的石阶而上，还可以观赏到数百通石碑，欣赏到炎帝神农氏一生作为的壁画。制耒耜，种五谷；立市廛，首辟市场；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削木为弓，以威天下；制作陶器，改善生活……是对神农氏毕生事业的总结。

每一件事情，都如同一次伟大的日出，使我们向文明迈进了一大步。

我几乎不敢想象，在那个混沌初开的前语言时代，神农氏究竟是受到了怎样的启示，捕获了怎样的灵感，便削桐为琴，结丝为弦，烧泥为陶了。

几年前，我在查阅资料时，偶然对神农琴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据说，这种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它所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

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琴声？想想看，对于一个不通音律的人而言，摁下一个琴键，或者拨动一根琴弦，都需要下定多大的决心，付出多大的勇气呀！更何况是在无任何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凭空做出一把琴，凭空拉出“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的悠扬琴声呢！

我想，跳跃在琴弦间的旋律，不一定是江河的旋律，也不一定是林间松涛的旋律，但一定是最真实的内心写照。

一个从一开始就将农业生产和音乐生活融合在一起的民族，一定是一个懂得浪漫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富有情调的民族。

神农氏的所作所为，在我的眼里，都具有创世的意义。

我曾在那一长卷壁画前伫立良久，看着看着，那壁画上的人和物事，竟都活了起来，动了起来——似乎所有的山河都发源于此，所有的人烟都是从这里开始弥漫的，所有的日出也从这里升起的。

我已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身在画中，还是身在眼下那一场最终会成为历史的细雨中。

从午门出来，一脚踏入历史的阴影里。

百度百科介绍说，炎帝陵自宋太祖乾德五年建庙之后，迄今已有千余年历史，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炎帝庙也历尽沧桑，屡建屡毁，屡毁屡建。并在其沿革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至淳八年（公元1248年），湖南安抚使知

潭州陈奏请朝廷为炎帝陵禁樵牧，设守陵户，并对炎帝祠庙进行了一次大的修葺。

我注意到了这件事，并觉得它对于炎帝陵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去过位于鄂尔多斯高原的成吉思汗陵。在那里，我被达尔扈特守陵人的举动深深感动。他们世代一直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成吉思汗守陵。这一守就是八百年，还将继续守下去；在河南伊川范仲淹墓园，我见过范仲淹第二十九代世孙范青城老先生，他们一家子挤在墓园一角的简陋房子里，就为范公守陵；我还听说过一些守陵人的故事，他们大多是忠肝义胆之士……

在炎帝陵，我也听到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角，叫马敌凯，今年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了。

老马在县城有一个小康之家，儿子儿媳都有一份体面工作。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龄，他却在十多年前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将窝挪到了炎帝陵附近一间破旧的不足十平方米的老房子，孤灯一盏，孑然一身，过着苦行僧式的清苦生活。都到风烛残年的年纪了，为何执意如此呢？

你肯定不敢相信，老马辞别家人，独居荒野小屋，就为了在炎帝陵义务“植绿”，当个不拿半分钱工资的义工。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这一干啊，就是十七年，而且，他还将继续干下去。

在这十七年里，老马没有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一个日子都是他的工作日，风雨无阻，霜雪无挡。十七年，恰好是一代人成长起来的时间，老马栽下的树，如今也已成材成林了。据说，我们在圣火台看见那一片柏树，原来是由绿化部门种植的，然而成活率非常低，结果都是老马找来树苗，重新种一遍。在他的精心照料下，那些树苗都精精神神地活下来了。

在这十七年里，老马在炎帝陵已亲手栽种了八万多株花木，两万余平方米草皮，复种了“五谷”，建成了藤果园、芭蕉林，复兴了神农百草园……他的身上，因为工作而留下了十九道伤疤。每道伤疤，都记录着一个故事。

宣传部的同志介绍说，炎帝陵的绿化养护工作，都是季节性聘请临时工来做，马敌凯这个唯一不拿工资的“正式工”，自然而然地成了这里养绿护绿的带头人。大家都称他是“炎帝陵忠实的守陵人”。

我见过老马的照片，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普通的老头儿，但他的确是匹好马。正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听罢故事，放眼望去，秋日下的鹿原陂，层林尽染，气象万千。一群美丽的白鹿，在想象里出没。



岳麓山居图

近段日子，学画画的愿望与去年想学古琴一样浓烈。我想为所见的山河之景状色，摹其状貌，描其神光，画其精神。估计无人可以说清，在他一生的路途中，到底有多少景色触动过他的心灵，让他为之倾倒忘魂。那样的时刻，他或许想用琴弦颂其音，用画笔著其色，用舞蹈赋其形——用艺术表达他的思想。这大概可以称得上是艺术的起源。每次前往岳麓山，我都会产生些许冲动，双手情不自禁地跳舞。

大抵是每个人的心里都矗立着一座山，那多半是故乡的风景，不是神山却胜似神山。可我很放心地相信，但凡到过岳麓山的人，但凡知晓那么一点中国历史的人，但凡有一点文化情结的人，都会与长沙人一样，把它永久地珍藏在心底。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最早知道天下有这么一座山，是我在荆楚腹地求学期间。那时，我所读书的大学有个一文学社，名曰“楚材苑文学社”。某一天，德高望重的写作学教授提及文学社名字的来历，给我们讲起了那个关于岳麓书院门口那副对联来历的故事。“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当那个年届六旬的老人用铿锵之语道出这句自负的对联时，教室里鸦雀无声。一种无形的气场，将我们镇住了。可以说，我认识岳麓山，是从岳麓书院的这副对联开始的。

作为赫赫有名的一处风景名胜，岳麓山当然有景可看，说它一步一景也不为夸张。倘若你是从东大门上山，则多自然之景；从南大门上山呢，则多人文之景。山中景色，百看不厌，每看愈新。

天下恐怕再无第二座山，如岳麓山这般，给人以致远的宁静，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给人以长久的注视，给人以默默的思索。海拔三百来米的山体，在名山大川之列，确乎算不得什么，可就是这三百来米，频频给人以峰回路转的奇绝之感，给人以力压群山的气势。

刘禹锡的那个名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最适合岳麓山不过。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岳麓山不是以仙为名，恰恰是以一大批人为名，以一座书院为名。

但凡上山，都要从岳麓书院门口经过。几乎每一次，我都要在那副对联前驻足片刻，都要在马路上引颈而望书院之大观。那片安详而沉静的建筑群，像一位端坐在椅子上的大贤大德，让人不近而敬。远远一望，就知道不可等闲视之。在那种鲜有的沉稳里，自有一种大气象，有一种大气度，有一种大情怀。我一早了解过书院的历史，听说过朱张会讲的掌故，也一早就想跨入这千年学府的门槛，进去好好感受一番那种沉淀千年的学术文化氛围，却总是有些迟疑。

在此之前，我流连忘返于山麓间那些朴素而宁静的墓园。山间墓园之多，出乎人的意料；墓园的主人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辛亥革命烈士，更是出乎人的意料。漫步在这座青山里，不时便有一座墓碑与你期不期而遇。上山下山的岔道路牌，也多是标识某某之墓。黄兴、蔡锷、陈天华、姚宏业、蒋翊武、禹之谟……都长眠于此。尽管我已将那些墓碑旁的介绍文字看了多遍，但就





是忍不住一看再看，要将他们短暂而不朽的一生铭记于心。记住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他们的生平事迹，更需记住的，是他们为了追求人之民主与自由、为了实现民族之独立国之富强而不惜献身的精神。

在山上，偶然看见一句诗：青山有幸埋忠骨。写得真好。山间墓园，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值得牢记的历史。

前不久，我终于进入了岳麓书院，带着一群芳华正茂的学生。穿梭在这潇湘槐市，时生羡慕之感。曾经有那么多学术泰斗和顶级学者在此登台讲学，授业布道，当是怎样的盛况！曾经在此求学的士子，是多么幸运啊。崇尚学术自由之地，必是人才辈出。不需要导游的讲解词，自在书院里呼吸得到一种勃兴的气息。

走到“时务轩”前，当我在青瓦翠叶之中，看到檐上那三个遒劲大字时，莫名地一怔。我将那三个字拍了下来，觉得拍得异常好。在我仔细审度它们

时，突然联想到了山中的那些墓园，那些墓园的主人。倘若说岳麓书院为有识之士提供了精神上的启蒙和支撑，那么那些为了民族大义而割舍了俗世一切的人，则是这种精神的亲身实践者。所谓位卑不忘国，敢为人先是也。

在岳麓山之巅，有一座极目山庄，据说在此望到的风景最好，极目楚天舒么。除了偶尔带朋友去吃饭外，我不常到那里去，我还是习惯于在山巅的马路边，凭栏远眺。

千里湘江如驰骤的马匹，从南岳衡山之侧远远地飞驰而来，又从岳麓山之侧向北而去，入洞庭，入长江。茂密青山隐去了江上涛声，却掩不住那种大江自南而北的气象，江中的橘子洲，在山巅亦清晰可辨；也掩不住一座城市的气象，在树林的掩映里，大半个长沙城尽收眼底。

眼底的湘江，百舸争流；眼底的长沙，气势磅礴。湘江将长沙一分为二，长沙人习惯称为河东与河西。我见过长沙三四十年前的样子，那是在报纸上的几张照片里。那已是老长沙记忆里的长沙了，也已成一座城市的历史档案和记忆。据长沙的朋友讲，十年前的河西还是一片农村，现在呢，已堪称长沙的黄浦了，发展还是挺快的，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在我客居的几年里，就亲眼目睹了河西的种种大变化。

倘若说诗意的橘子洲是一艘快艇，那么，整个长沙城就是一艘巨型航母了。它们都在另外一条河流里向前奔跑。

把目光再放得高远些，则可望见湖南更为辽阔的山河。

这些年，我一直在湖南的各地游走。即使是在僻远之地，也可以见到不少很好看的小镇以及民居。人们的物质生活显然得到了相当大的改善，怕是三十年前连梦想都梦想不到的。只是我还有一点小小的担忧，物质生活富有了，精神生活是否也相应地富有了？

我想，长眠山中的那些革命烈士，也在清冽的江风里，感受到了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这个国家的种种变化。

岳麓山为衡山余脉，它们的精神地理也是一致的。衡山之脚，有石鼓书院；岳麓之脚，有岳麓书院。它们气脉相通，前呼后应，横贯南北。

去年，我想学古琴，是想去石鼓山弹那首著名的曲子《潇湘水云》；现在，我想学画画，是想在窗前为岳麓山画一张画：青山之脚，有一座古老的庭院，有一条古老的大江，江中有一个古老的小洲，还有一座小城。

你或许不知道，我在客居的小楼里，只要站临窗子，眼前就是一幅上好的画。